



靓仔大鬼头

狐獨寒雲

上

台湾火爆逗笑大师精品集选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身患三阴绝脉的少年冷天霸，在戈壁滩遇沙暴，被卷入地下黑洞，历尽千辛万苦，累获奇缘，不仅治好绝症，还练成一身惊人绝技，并获前人留下的神兵器“碧冰箫”和“夺命血剑”，打遍江湖无敌手。

冷天霸超人的武功，高尚的人品，英俊的外貌，博得众多的倩女俏妹的垂爱，也被江湖淫女荡妇所看中。既有纯真情感交流的欢悦，亦有肉欲消魂的呻吟，更有精彩的武斗场面。

上雪山，下冰洞，入火窟，进寒泉，战凶魔，灭邪恶，获倩女，杀荡妇，救俏妹，斩淫贼。

本书武情交错，迂回曲折，文字生动，语言幽默，故事新颖，情趣相融，回味无穷，任君心赏。

目 录

第一 章	三阴绝脉苦童年	(1)
第二 章	入黑洞累获奇缘	(33)
第三 章	深洞杀蟒得血剑	(62)
第四 章	返归戈壁尝初恋	(96)
第五 章	群魔飞舞夺剑箫	(128)
第六 章	两娇娥暗助少侠	(160)
第七 章	含泪倾诉思恋情	(187)
第八 章	神怪修罗再出山	(225)
九 章	淫妇欲吞童子鸡	(256)
第十 章	武林罕见大拚杀	(289)
第一章	雪山冰洞遇幽灵	(322)

第十二章	情毒世上无解药	(353)
第十三章	为情下百丈冰洞	(373)
第十四章	柔冰圣手授奇功	(411)
第十五章	冰山双幽愿臣服	(447)
第十六章	江湖杀劫展序幕	(477)
第十七章	神女峰上起风云	(502)
第十八章	劫后余生授师恩	(536)

第一章 三阴绝脉苦童年

戈壁风生日色昏，
灼风热浪似火盆，
黄沙滚滚驼铃响，
谁家汉子归家门。

在戈壁沙滩的一侧，有一个由帐篷组成的小村庄，名叫雅什保。

一阵阵驼铃声随风传来，在许多帐篷门口都立着妇女和小孩，抬头了望是不是自家的汉子归来，然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走进帐篷，显然这是路过的驼邦。

孩子们可不同，一起跑到村边树林中去玩耍。

是的，在这戈壁一侧的雅什保，有一片与黄沙绝然相反的绿洲和一湾似明镜一样的水塘，成片的树林和绿油油的草地。

六月的阳光灼热炙人，连牛羊的骆驼都到这里乘凉。

孩子中，有一个一对粗黑的眉毛，却长着一双细小的眼睛，约八岁的年龄，却比一般年龄的孩子长的高大。只见他站在一石头上，耀武扬威的喊道：“喂！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现在那些牛、羊都在休息，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其中有几个附和着，高兴的道：“好啊！那我们要玩什么样的游戏呢？”

那高大的孩子，沉思了一下，笑了笑道：“我叫宋王子对不对，那我们就来玩个王子与大臣抓坏人的游戏。”

那名叫阿黑的人道：“那谁来当坏人呢？”

“当然是冷天霸！”

大家才转身看着树下一个瘦小的孩子，虽然八岁了，但因从小体弱多病，所以看起来才像五、六岁而已，本来他正愁眉苦脸的望着远方，不知在想什么事。然后他像感到所有人都在看他，他才腼腆的笑了笑，满脸的疑问，不知为何大家都望着他，他嘴嘴的问道：“有……什么……事吗？”

宋王子跳下石头，一副小大人的样子，走到冷天霸的前面道：“我们刚才决定你当犯人。”

冷天霸清秀的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呆呆的望着这个每次都欺负他的孩子王。

宋王子接着道：“你这个龟儿子，我在讲话，你都没听见是不是，好，那我就再告诉你一次，我们大家刚才商量要玩

王子与大臣抓坏人的游戏，而我就是王子，你就是坏人，知道吗？”

宋王子凶巴巴的说着，冷天霸吓得不知如何是好，道：“可……是我不……想……”

“我不管，我们都决定了，由不得你。”

旁边的孩子们因畏于宋王子他家财大势大，又仗势欺人，均不敢吭声。

其中有一英俊矮小的小孩，此时站了出来，道：“我来当坏人好了，宋王子你不要为难天霸了。”

“向本清不关你的事，我说谁做坏人就谁做。”

这个向本清是冷天霸的密友，因看不惯宋王子的作威作福，遂挺身而出，道：“那你们自己去玩，我跟天霸两人不要玩。”

宋王子见状，气得浓眉紧蹙的道：“你们不玩，那我就叫我爹，不跟你爹做生意，让你们没饭吃。”

冷天霸一听，心想不能连累本清，才道：“就依你，我来当坏人好了。”

宋王子这才瞪了向本清一眼，得意洋洋的说道：“这才乖嘛，那这样好了，向本清，你来陪冷天霸当坏人，也好有个伴，怎样？”

本清这才心不甘，不情愿的点了点头回答道：“告诉你，

不是我怕你宋王子说好，我只是不想让你欺负天霸而已。”

“哼！随你便。”

此时，阿黑问道：“那我们要怎么玩呢？”

宋王子想了一想道：“王子与大臣正出外游玩，却碰上了两个坏人来谋刺，但是王子武功高强，所以抓到坏人回皇宫严刑拷打，大臣逼问他们为何如此做，坏人因为怕拷打，才说因为没钱，所以抢钱，最后苦苦哀求王子饶了他们的小命，王子叫大臣一人赏了他们几个皮鞭后，才放他们回去。”

阿黑与方震两人满脸欢喜的想可以扮演大臣，而笑嘻嘻的道：“好，好，我们去找棍子与绳子，你们等等。”

宋王子点了点头，转头分派了几个侍卫与百姓后，对着两个当侍卫的孩子，道：“待会你们抓了这两个坏人后，就把他们绑在这棵树下，然后由我的大臣来逼问他们，知道吗？”

那两个孩子满口应好后，退往一旁正经八百的等待出任务。

这时的冷天霸与向本清，一脸无奈的想着，这下子又有罪可受了，自从懂事以后，就受着这宋王子的气，天霸小小的心灵里，充满着愤怒不平的心，但宋王子仗着他爹的气势，他也只有忍受着，就像此刻一样。

“来了！来了！棍子与绳子拿来了。”阿黑与方震跑得满脸通红的喊着。

一群小孩子遂玩起官兵抓强盗的游戏，大家兴高采烈的玩着，只有两个人无精打采的虚应着。

宋王子见状，不悦的道：“你们两个是怎么一回事呀！高兴点好不好。”

向本清不满的道：“你要我们怎么高兴呀！不然你来当坏人我们当王子好不好，看你还高不高兴得起来。”

“那至少你们也认真的跟我打呀！才能显示我武功高强呀！”

“好！是你叫我们认真的，待会可别怪我们认真过度喔！”

向本清心想，趁这机会我就教训你一下。

所以他不管三十二十一的乱打起来，手里拿着枯木棒来挥去的。

冷天霸的小孩子心性也显露出来，玩兴正起，也笨手笨脚的打起来，完全忘了打的对象是那孩子王。

就在一阵混乱中，“唉呀！”响声起，只见宋王子跌坐地上，手臂一条细细的伤口，正淌着血，气急败坏的叫骂道：“你们两个王八乌龟，竟敢划破我的手臂，我是王子，你们不知道吗？看你们怎么办？”

冷天霸与向本清心慌的道：“混乱中，又不知是谁打伤你的，怎么能怪我们呢？”

“就是你们，除了你们别人不敢。”

“你乱讲，你想怎样？”

“很简单，你们俩人每人让我打三巴掌，我就不追究这件事。”

“你休想！”

宋王子恨恨的道：“那我回去告诉我爹，你们就看着办好了。”

天霸一听，小小的心灵，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道：“好，我让你们。”

本清却叫道：“天霸！”

天霸那张无辜的脸望着本清道：“本清，我们不要给爹娘惹麻烦了，他要打就让他打，反正已经打习惯了。”

本清遂默默的不再反抗。

宋王子得意的道：“好！三巴掌先欠着，等玩完了再说，现在你们俩个不能再乱来喔！我们继续的玩吧！”

一群孩子又蜂涌而上的继续玩，只是每个孩子内心的甘苦工作不一样而已。

夕阳悄悄的落在大戈壁上，无语的照着一群辛苦工作的人们，催促着他们可以回家休息了。

离村落较偏远的一个大蒙古包里，传来了几声小孩子 的呻吟声，断断续续的喊着：“娘！好痛呀！娘。”

只见微弱的灯光下；衣着朴素白衣的中年妇女，温柔的道：“傻孩子，不痛怎么会好呢？在膝盖上再擦点药，明天就好了，幸亏你爹是个医生，有很好的药，不然你这伤，可能要好几天才会好。”

这位喊痛的孩子，就是下午的冷天霸，他正皱着眉，让他娘抹在最后伤口上。

秀丽的中年妇人，抹完最后伤口后，又摸了摸天霸的脸颊，心疼的道：“霸儿，是谁把你的脸打得都肿起来的，还有你是怎么了，弄得全身都是伤，来，说给娘听听。”

天霸不想让娘伤心，遂撒着谎道：“娘！没什么啦！只是跟本清在赶羊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跤，才跌成这样的。”

天霸说着说着，不觉的手扯扭着衣角，这是他每次撒谎惯有的习惯，中年妇人望着天霸，道：“霸儿，我知道你是不善于说谎的，做人要诚实，这是娘一直要你学习的对人的基本态度，有什么事说出来，不要受了委曲，还不敢说。”

冷天霸一听，眼眶红红的，泪水落了下来，说道：“娘，还不是宋王府中那个宋王子，他仗势欺人，还借题打了孩儿及本清三巴掌，又借着玩游戏把孩儿打成这样子，娘，这世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

中年妇人搂着天霸，轻轻的道：“孩子，这世间肉弱强食的道理，你还不懂，只等你慢慢的去了解了。”

天霸不太明了的问道：“娘！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哎！”

“孩子，你以后就懂了，来！你早一点休息，明天伤就不痛了。”

天霸躺在床上，两眼睡眼惺忪的问道：“娘！爹爹已出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好孩子乖乖睡，也许明天睁开眼，你爹就已经回来了。”

天霸才安安稳稳的闭着眼睡觉，妇人拉了被子盖在天霸身上后，轻轻的叹了口气，心忖：“孩子，你真是命苦，小小年纪受了病痛之苦，还不知你能不能长大成人，天公真是作弄人，这么一个乖巧懂事的孩子，却生了个怪病。”

想到这里，不禁泪流满面，抚着天霸清秀的脸庞，真恨不得自己能折几年寿给他，就在她的叹息声中，夜渐渐的浓了，今夜的气温，似乎特别的冰冷，但夜还是在无声中过去了。

清晨，在天霸还是睡意朦胧中，忽闻一骆驼的叫声，他才从温暖的被窝中掠起，揉着睡眼的掀开蓬门，叫道：“白玉，爹爹也回来了是不是？”

说着，顺手抱住门外那匹神骏雪白的大骆驼，高兴得亲了一下。

白玉也似乎回应着他，叫了几声，才安静下来。

天霸摸着它的头，道：“白玉，爹呢？爹在哪里呀！怎么不见人。”

“在这里，乖孩子！让爹看一下，这些日子你乖不乖，嗯！”

说话者为一中年男子，硕壮的身材，依稀可看出少年时也是个英俊潇洒之人，他正从蒙古的后面走过来，他就是天霸的父亲冷无畏。

天霸闻声奔了过去，冷无畏随即将他抱了起来，看见他裹着伤口的膝盖，问道：“孩子，你这脚是怎么回事？”

这时，跟在后面出来的中年妇人，回答道：“还不是宋王子那小孩的杰作。”

冷无畏怜爱又哄着道：“霸儿，下次爹把他抓来打屁股，替你出出气，好不好？”

天霸知道爹故意说给他开心，所以回答道：“好啊！看他还会不会那么神气，打得他屁股红红的，让他扶着屁股叫痛。”

说着便表演起来了，冷无畏看得与中年妇人相视而笑，但冷无畏却是感慨万千。

他似想到什么似的，对着他的妻子说道：“兰君，我这次出去，又发现了几种药，待会熬给霸儿喝看看，也许有效。”

兰君却幽幽的说：“这孩子从小就是个药罐子，吃遍了

各方各药，依然如此，真是叫人心痛。”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便不能放弃。”

“有希望总比没希望的好，我先去煎药了。”

天霸小小的心里，也知道父母此刻正在为他操心，为了分散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所以拉着父亲的手道：“爹，趁娘煎药的时候，您带孩儿到大街上走走，好不好？”

冷无畏道：“好，我们骑白玉去好了，你也好久没骑白玉了。”

遂抱起天霸，跨上驼背上，一声吆喝，白玉就缓缓的向前驰去。

大街上，熙攘的人群，热闹非凡，天霸兴奋的东张西望，好奇的看着卖东西的人，父子俩闲逛了一阵后，慢慢的走出了人群。

转了一条街之后，忽闻有打斗及女子的娇喝声传来：“要我跟你们走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另有一个粗哑的男子声音回道：“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好了。”

那女子又道：“你们放了古驰，而且从此不再找他的麻烦，我就跟你们回堡去。”

“主人曾传令下来，恐有后患，叫我们除掉他，带你回

去，没想到你事先把他藏起来，现在你还要我们放了他，很抱歉，恕我们碍难从命。”

“好，既然如此，有本事尽管来抓我，若想找到古驰，那你们是白费心机了。”

那男音又道：“易姑娘，那就得罪了。”

了字起，反手就是一记擒拿术，可是却被易慧明那巧小的身子闪了过去。

冷无畏与天霸看到三个大男人围攻一个小女孩，那少女才只约十几岁，怎堪三个大汉的围攻，天霸紧张的望着冷无畏道：“爹爹，你赶快想办法呀！你看那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女孩。”

场中，少女岌岌可及，好几次险象环生，要不是靠着轻巧的身形，恐怕已落入这三个大男人的手中，冷无畏大喝道：“住手，你们几个大男人，围攻一个小女孩，难道没有一点的羞耻心？”

说着，翻身轻快的飞向场中，隔开了少女与三个身材硕壮的中年人。

冷无畏此时拱手道：“各位，能否看在我的薄面上，放了这位姑娘。”

其中一面略事阴森表情，衣着黑色劲装，腰系一红色带子的中年人，盯着冷无畏不屑的道：“你是什么东西，我为什

么要看你的薄面，何况这是我的家务事，请你少管，闪一边去吧！”

“如果这是你们的家务事，为什么这位姑娘不愿跟你们走。”

随即转身向姑娘说道：“姑娘你先退往旁边，我替你解决这三个家伙，本来我们想以礼相待的，不想他们却口出不逊。”

易慧明脸色面露难色的往旁边一站，默默无语的望着场中四人。

另一较年轻的男子汉怒斥道：“你真是吃饱没事干，专门管人家的闲事是不是？好！我就让你尝尝管闲事的下场是如何？”

“老子就爱管闲事，你知道如何？”

一言不和，即大打出手，一场混乱又开始了。

街角处的天霸看见少女独自站在场边发呆，叫道：“大姐姐，你过来一下。”

易慧明闻言有人叫她，又见一小孩童招手唤她，遂缓步的往天霸的地方去。

走到天霸的身边时，天霸天真的道：“大姐姐，你放心好了，我爹的武功很高的，你不用怕。”

“谢谢你，小弟弟，只怕我会给你们带来麻烦。”

天霸信心十足的道：“不会的。”

此时，场中传来一声哎哟叫声，天霸与易慧明同时望向叫声来处，只见那较年轻的男子，手抚着胸口，嘴角渗着血迹，踉跄后退了几步。

腰系红带的人与另一下巴留下小胡子的人，瞬即递补而上，随即喝声连连，掌风片片，引来了无数的百姓围攻。

天霸骄傲的道：“姐姐，你看我爹已经打伤了一个人了，我没骗你吧！”

易慧明苦笑的点了点头，小心的望了望四周，她看天霸正专心的看着打斗之人，她才悄悄的转身，奔驰而去，一下子消失在人群中。

天霸突然猛一回头才发现易慧明早已不见了，大声的叫道：“姐姐，大姐姐，你在哪儿？”

天霸急得东张西望，找寻大姐姐，但是就是没有易慧明的踪影。

场中的冷无畏闻声，奋的击出一掌，抵挡了二人的攻势后，腾身来到了天霸的身边，问道：“霸儿，大姐姐呢？”

“大姐姐走了，她没跟霸儿说就走了。”

此时，那三个中年汉子也来到跟前，腰系红带的人道：“都是你才被她给溜了，有种的留个姓名，咱们日后再算帐。”